

從甘迺迪總統訪法看美法關係

自從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大多西方國家以及若干中立國家之政府首長，均曾先後訪問華府，與美新政府交換時局之意見，其唯一例外則爲法之戴高樂總統。戴氏認爲，彼已於去年以國家元首之名義訪問美國，依據外交慣例，現在應爲美總統答訪之時候。一般認戴氏此種對外交禮節之拘泥，可能係其致力於「使法國偉大」之另一表達方式。此外，國內政務繁忙，特別是極爲棘手之阿爾及利亞問題，可能亦係戴氏無法分身出國訪問之原因。此次甘迺迪總統竟不惜首次橫渡大西洋，親向戴氏移樽就教，使世人對今日之法國不得不刮目相看。茲將甘氏訪法前之美法關係以及甘戴兩氏此次會談之經過分述如次：

甲 甘氏訪法前之美法關係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法之政局雖動盪不安，但美法關係尙稱良好。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事變使美法關係一度陷於低潮；一九五七年美英兩國不顧法之反對共同供應突尼西亞軍火，亦使美法間發生不快。直至戴高樂將軍於一九五八年東山再起重主法政以來，對內修改憲法，使法之政局趨於穩定；對外則調整法與歐陸國家之關係，尤以促成法德兩國捐棄前疑，重修舊好，使其成爲歐洲團結合作之核心，戴氏之功績與貢獻頗巨。但法與美英兩國之關係則仍若即若離，始終未見改善。茲列舉若干足以影響美法關係之問題，並分別加以說明，或有助於進一步之瞭解：

(一)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戴氏曾於一九五八年九月廿日分

從甘迺迪總統訪法看美法關係

別致函美英當局，提出三點建議：①北約之戰略觀念將其範圍局限於歐洲，目前已不適用；美英法三國對世界各地均有利害關係，並負有責任；因此，在北約制訂全球性之政策與戰略上，三國應享有更具決定性之發言權。②法國爲北約及歐洲之主幹，在核子武器之持有與控制方面，應與美英享有同樣之權力；爲避免浪費法國人力與物力，要求美國以原子祕密供應法國。③非洲地位日見重要，美英及北約國家均應支持法對阿爾及利亞與「法聯邦」之政策。戴氏之建議提出後，各方反應冷淡。美認「三強制訂並決定北約之全球性政策與戰略」不切實際，且將刺激小國，即以美英二國爲例，彼此對匪及對中近東之政策亦不盡一致；至於原子祕密，此係受美國國會及法律之限制，總統無權決定。美方此種非正式之答覆，無異間接拒絕了戴氏之建議，當然不能使其滿意。戴氏乃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片面宣佈，一旦戰事發生，原撥歸北約指揮之法地中海艦隊不再接受北約之控制；接着，於同年六月八日又宣佈，除非原子武器由法方控制，法國此後不再允許此等武器在其境內存放或貯藏，並拒絕供應攜帶此等武器之空軍基地。此一決定立即迫使美駐北約之二百架F100型戰鬥轟炸機（原分編爲九個中隊，以巴黎之近郊爲基地，均配有核子彈頭，爲北約空軍之主力）不得不移至英德二國。戴氏此等一聯串之行動，使當時北約組織之祕書長史巴克氏亦不得不公開承認，此一組織之內部確已產生並存在有所謂「法國問題」。若干敏感人士甚至認爲，法此舉無異已退出北約組織。

(一)關於原子武器及裁軍：法國對原子武器之研究與發展早在戴氏主政之前即已開始，迨戴上台後，為配合其「使法國偉大」及「恢復法國之大國地位」之號召，則更加强了在此一方面之努力。因此，截至本年四月，在戴氏主政尚未滿三年之期內，法即已先後在撒哈拉地區共作四次試爆，而且獲有相當之成效。美國對這一方面之反應，其心情極為複雜。雖從軍事方面看，法試爆成功而進入了「原子俱樂部」，無形中增強了西方之軍事優勢，但從國際裁軍包括核子禁試談判而言，則原子秘密之普遍流傳，握有此種武器之國家為數日增，爆發核子大戰之可能性與危險性日益加大，並使國際全面裁軍及核子禁試談判愈趨困難。故美對法之試爆成功不抱樂觀，甚至予以批評或指責。同時，出席此次日內瓦核子禁試談判之俄方代表紫拉普金於五月十五日發表正式聲明稱，法國事實上為美英及北約盟國從事核子試驗，如美英二國不能設法使法國中止是項試驗計劃，則勢將迫使蘇俄恢復核武器及氫彈之試驗。美英代表雖當場予以駁斥，謂法國此舉純係法本身內部之事務，美英對此既無法控制，亦無權加以制止；但俄之聲明已正式列入紀錄，自將對談判發生影響。而且，法國之試爆在非洲亦引起極大之反感，影響整個西方在非洲之聲譽。但站在法國之立場，美、英、法既號稱為西方之三個主要盟國，而美英兩國之科學與軍事合作，包括交換原子秘密情報，既於一九五七年即已開始，美國曾亦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廿日通過修改了麥克馬洪法案之部份條款，授權總統決定與北約盟國交換原子秘密，包括原子情報在內，故戴氏認為美既可對英供應原子秘密，而獨拒法國要求，深表不滿。

(二)阿爾及利亞問題：法對阿民族主義運動之政策，美朝野輿論以及有關阿問題在聯大辯論時，頗少支持。同時，法一直在北約中強調北非地位之重要，要求擴大北約之戰略範圍，美對之反應冷

淡。此當亦為美法關係欠佳原因之一。

(四)關於阿區法軍政策：駐留於阿爾及利亞之法軍曾於本年四月廿二日至廿六日發動先後為時四日之政變。此次政變係由已休退之高級將領發動，其中如薩蘭係五星上將，曾任法駐阿軍總司令；夏理係薩之舊部，曾繼薩氏為阿軍總司令，亦為此次政變之主要策劃人；朱歐係空軍上將；澤勒曾任法地面部隊參謀長。彼等以反對戴之「阿人之阿區」政策而堅持「法人之阿區」，以及免使阿區淪為「剛果第二」等口號為號召。結果由於戴氏深獲國內外之普遍支持，同時叛軍亦未獲駐阿法軍之全部支持而告失敗。此一政變雖告失敗，但謠言却接踵而起，而且此等謠言均將美國牽連在內。

根據美方分析，此等有關政變之謠言，並將美牽連在內，其起因不外：由於策動政變之主角夏理將軍過去曾供職北約，力主加強北約歐洲之軍力，與戴氏拒絕美在法設軍事基地之主張相左。今夏既係政變之主要策劃人，則以夏過去之背景與立場，自易與美牽連在一起。

乙 甘氏訪法及其與戴氏會談之經過

近數年來，美法兩國雖有前述種種之不愉快關係，但法國原係美之主要盟國，不但為北約所在地，且為西方團結之支柱。為消除美法間之誤會，並謀西方之進一步團結起見，甘迺迪乃決定親自訪問法國。甘氏於五月卅一日飛抵巴黎，在機場發表一篇文情並茂頗為各方重視之談話。甘氏首稱，彼本人來自美國——「歐洲之女兒」，此行為了向最老之友邦法國致敬；法國在美國尚未誕生之前，即已成爲西方哲學及思想之源泉；甘氏曾引述富蘭克林之名言稱，每一個人都有兩個祖國，法國和他自己的那一個。甘氏繼續強調，彼今日來法，並非由於法國往昔之光榮，而是爲了法國現在之偉大；法

國今日在其偉大領袖領導下，又再度成爲西方共同奮鬥之中堅。最後，甘氏指出美法兩國之共同目標爲西方更堅強之團結與實力。在甘氏此次訪法之三日期內，曾先後與戴氏作五次共八小時之會談，於六月二日結束訪問。兩氏會談之內容，據先後所發表之公報，其要點如次：

(一)此次會談已顯示甘戴兩氏對各種問題之基本協議並特別證實了美法兩國共同維護柏林地位之決心，包括不惜使用武力在內。

(二)兩國總統會就若干有關問題加以討論，包括：非洲問題、亞洲問題、拉丁美洲問題，以及西方對匪俄集團之關係等問題。

(三)兩氏對如何加強北約組織使其作爲自由國家之基本聯盟一節，曾坦白交換意見，並向世人及克里姆林宮表示，對共黨在歐所施之壓力劃出一條抵抗線，此正其時。

(四)兩氏亦會討論如何加強對開發不足國家之援助問題。

丙 研 判

(一)法國近數年來之一聯串行動：將地中海之艦隊撤出北約，拒絕供應美軍事基地，無形中鼓勵反美謠言，以及在東南亞公約中之不合作行動與拒絕分攤聯合國在剛果之軍費等等，無一而非動搖西方團結之表現。此不僅使美深感失望，甚至陷於困擾。美官員談的是法國，但弦外之音指的實係戴氏。雖則美法之間有上述種種不愉快之關係，但美國對戴高樂治下之法國，與西方乃至整個自由世界之關係着想，亦不能不承認下列之事實，此殆甘迺迪總統所以不惜移樽就教之主要原因：①美國承認自戴氏主政以來，法國對於打擊法共與修改憲法等重大成就，業已使飄搖不定之法國政局予以穩定。而法國在地理上又爲西方聯盟之重要據點，故不能不對戴氏之成就，加以重視。②華府官員又承認，戴氏乃唯一可能結束阿戰並

從甘迺迪總統訪法看美法關係

解決阿問題之法人。美方認爲，如果阿問題能獲解決，則將產生兩種重大之意義：①駐留阿境之五十萬法軍至少有一部份可以調返北約，如此，則法將名符其實地成爲北約之主幹，並加強北約組織之地面軍力；②美法之間對阿問題所引起之摩擦允當可消除。③在戴氏主政下之法國，已奠定了一項強大歐洲之先決條件——法德和解。此乃歐洲近代史上之奇蹟，戴氏之功殊不可沒。④戴氏所手創之「法蘭西聯邦」，屹立於今日之西非，此亦爲美所贊賞並寄以期望者。總之，美國人對戴高樂之觀感，似仍可引用二次大戰期中邱吉爾對戴氏之評語：「戴高樂是一個頑強、不合作、自大、剛猛而硬頸的人，往往獨行其是，但他的確是一位偉人。」美國人對之雖有不快之感但亦無可奈何。

(二)關於美國不願與法國共享原子秘密一端，在過去或係美國認爲法國政局不穩，法共猖獗，而巴黎又無異於國際都市，共黨奸謀往往據爲活動之中心，故予以拒絕。今戴氏既已使法國政局趨於穩定，如日內瓦之談判不能獲實質進展，甚至趨於破裂，則美對此可能重行加以考慮。或許將仿照美英之成例與之合作，此一可能性雖然存在，但因此次阿區之軍人政變而受不利影響。

(三)今日之所謂「美法歧見」或「美法衝突」，大抵由野心政客與記者所渲染誇大之結果。其實在本基本上，美法兩國是友好的、合作的。正如此次甘戴兩氏在聯合公報上所稱，「兩國對各種問題之基本看法是協調的」。下述事實更可加強此一看法之正確性：去年東西高層會議前夕（一九六〇年五月），赫魯曾親身訪法，特別對法並對戴氏表示好感，極盡遊說拉攏之能事，以圖離間法與西方之關係，但戴氏始終立場堅定，不爲所動。迄赫魯破壞高層會議並取消艾森豪訪俄之行，戴氏則竟挺身爲美國及西方辯護，此不僅表示美法之傳統友誼牢不可破，亦表明戴氏獨特之偉大人格。